

明清戲曲考略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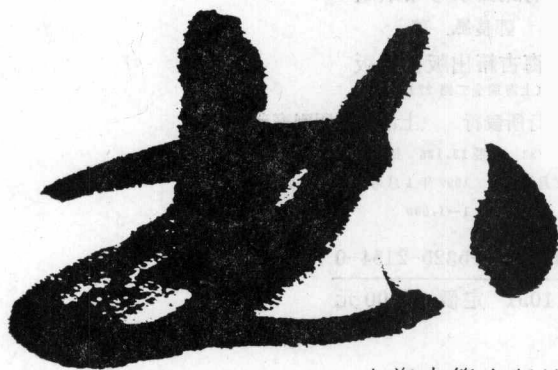
鄧長風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清戲曲考略續編

鄧長風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820528



鄧長風 著

明清戲曲家考略續編

鄧長風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華書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2.125 插頁 5 字數 300,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

ISBN 7-5325-2154-0

I·1091 定價: 20.00 元

序

我在《明清戲曲家考略·序》中曾說：“《考略》僅初發端，繼此以往，當有《續考》、《三考》。”那是考慮了作者的志趣以及當時他寫作的勁頭是自然地從筆底流出來的，所以絕對不是套話。果不其然！不過一年多一點時間，作者就拿出了厚厚一大疊《續編》的書稿，“先生之業可謂勤矣”。《續編》有連續性，書名自應保留“明清”字樣，但重點在清代。在我看來，《續編》又向清代曲家清理工作的大目標跨出了新的一步。一步一個腳印，這個腳印是清晰而有力的。

清代古典戲曲的清理工作，爲了研究方便，可以分割爲二，即曲家之部和曲目之部。就曲家而言，數量大，問題複雜，空白點多（大都生平不詳），在資料的爬羅剔抉過程中，必將碰到諸如此類的棘手問題，或辨訛，或正名，或定位，需要逐個解決。辨訛，是指對一些以訛傳訛、習焉不察的問題加以辨正，如《虎媒記》傳奇，清焦循《曲考》屬顧景星作，以後《今樂考證》、《曲錄》沿襲此說。抗戰勝利初期，葉德均在上海《大公報》發表《曲目鉤沉錄》，對此有所辨正，認爲此記作者實爲顧景星之友張子卜。由於沒有正式載入曲目工具書，葉說影響不大，八十年代出版的《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仍然沿用舊說未改。於此足見舊說的頑固性。什麼叫做正名呢？是指用曲家本名替代古人習稱的字或號，例如“仲氏紅樓”作者爲仲雲濶，以往一直如是說，近年根據方志材料改稱“仲振奎”，就是正名的結果。最典型的無過於《紅

羊劫》作者的正名問題，那麼一部毫不起眼的傳奇，其作者的正名歷程却也說來話長：約在本世紀三十年代末，《紅羊劫》的抄本（有“餐秀簪程氏藏書之章”印記）在上海石印出版，這是這本傳奇第一次比較廣泛地為人所知。其作者是誰？據自序，只知道為“高平劫餘道人”。到了六十年代，周妙中發表《江南訪曲錄要》，據所見《紅羊劫》另一抄本，著錄作者為朱子期，這是一大突破。至八十年代，莊氏《彙考》問世，清傳奇部分著錄朱子期《紅羊劫》，正式進入曲目專著，但“子期”是表字，並非朱氏本名。稍後，趙景深、張增元編《方志著錄元明清曲家傳略》出版，方始正名為朱紹頤。屈指前後歷半個世紀之久，《紅羊劫》作者之真名始顯。又過了十年，現在我們從《續編》讀到了《〈紅羊劫〉傳奇作者朱紹頤生平考略》，這篇專文詳細考索了朱紹頤的生平，並確定了他的生卒年。有了它，要是編一部新的曲目工具書，就可以有把握地把他放到適當的位置上，並據以寫出簡明的傳略，不過這工作已經超越正名範圍，而進入“定位”階段了。在曲目中，為曲家定位，不需要據聲名貢獻大小排座次，而只是按生卒年份定先後次序，它追求的是盡可能的齊全和正確。如果對曲家一無所知或出於想當然，就會犯定位錯誤，給讀者以誤導。《續編》就是這樣一部通過辨訛、正名、定位，逐個解決問題的實實在在的書。

翻開《續編》，有一種洋洋大觀之感。這是因為：一、來自內容上的，只見作者自找難題，填補空白，刨根究底，成果不少。二、方法上，作者那拿手的“分”與“合”的寫法，同樣引人注目。分，一個一個專題研究，就一位曲家提供方方面面的新資料，這是一種追蹤研究，力求深廣。合，成組成組披露心得，旨在解決一批曲家的疑難問題，這靠的是平時點滴積累。不管是分是合，都要求作者對清代曲家的整體情況（顯、晦、缺、漏）了然於胸，然

後才能在鑽研有關文獻時觸類旁通，舉一反三，獲取豐收。可舉一個與我有關的例子。列為《續編》首篇的《五位清代江蘇戲曲家生平考略》，其中“黃祖顥”一則，是對拙作《迎天榜傳奇作者考》的補充，提到著名的《九青圖詠》中有黃祖顥的題詩，署名“婁水黃遷”。拙作曾據黃侃《黃項傳墓志銘》，說祖顥初名遷。看到《九青圖詠》中黃遷的題詩，而立即能想起黃遷即黃祖顥，這就是整體把握在起作用，無所不在的關心在提醒作者；否則完全可能熟視無睹，失之交臂。記得解放前夕，戲曲史家吳曉鈴先生從北京的冷攤上覓得陳鍾麟（“陳氏紅樓”的作者，八股文專家兼戲曲家）的殿試卷子，據以確定陳氏出生年份，吳先生驚喜過望，給友好寫信，大書：“陳氏生年給我抓住了！”——我在鄧長風兄給我的信中也一再聽到這種歡快的呼聲。有人說，做學問着了迷，有傻勁，往往有意外的收獲，信然！意外，又在意中；偶然性中見必然性！但更重要的，着了迷，有傻勁，才有持久性。點點滴滴的積累，由點成片，由片成段，清理工作正需要這樣的韌性啊！

說到清代曲家的清理工作，我建議讀者諸君在翻讀《續編》之前，不妨先讀一下收入集子裏的《〈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簡評》一文，以便探知作者的深層志趣。此文的前半部分簡評《序跋彙編》，後半部分實際是談一部較為理想的清代古典戲曲總目的編纂構想，對總目的分期問題以及確立雜劇、傳奇區分標準問題都有深思熟慮的涉及。據我所知，作者的這個志趣一直深藏不露，不輕易說出口，我完全理解他的謹慎。因為這是一項大工程，需要時間，需要同志，作者更看重的是一步一個脚印的工作。清代曲家中，有相當一部分“生平不詳”，留下一大片空白，作者從事的曲家考證工作，試圖填補這塊空白，旅美五年來打工之餘埋頭國會圖書館讀書，“抓住蛛絲馬迹，窮追不捨”，竟然以一人之力考知“生平不詳”的清代曲家達數十人之多，或標舉確

切的生卒年，或對生平事迹有重要發現，目的在於“將盡可能多的曲家安放在盡可能明晰的歷史座標上”。作者認定，“是否充滿着曲家生平的新鮮材料，是一部戲曲書錄是否成功的標誌之一”。我非常欣賞這一看法，一部有創見的曲目專著，理應兼具收縮與開拓兩大特點。作者的深層志趣促使他下了那麼大的決心，正在一步步向大目標走去！

我願意把“甘苦”一詞看成是偏義複詞，其要點是“甘”，但那份甜頭，那份快樂却是從太多太多的“苦”中來。當《續編》定稿，作者仍要我寫序時，我謹以深知此中甘苦的心情寫下了上面這些話。

陸 萼 庭

1996年穀雨於滬西寓所

目 錄

序	陸萼庭(1)
五位清代江蘇戲曲家生平考略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十六	(1)
三位常熟戲曲家的生平材料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十七	(23)
明末遺民顧荅和他的《塔影園集》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十八	(28)
十位明清上海戲曲家生平史料拾補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十九	(43)
《紅羊劫》傳奇作者朱紹頤生平考略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二十	(58)
《鸚鵡媒》傳奇作者楊組榮生平考略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二十一	(68)
汪柱的里籍及居地之再探索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二十二	(79)
程鑣生平小考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二十三	(95)
袁于令、袁廷樞與《吳門袁氏家譜》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二十四	(99)
陸次雲和他的《雜著》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二十五	(116)

2 明清戲曲家考略續編

五位清代福建戲曲家暨林昌彝生平考略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二十六……………(136)

《虞初新志》的版刻與張潮的生平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二十七……………(157)

許善長家世及生平補考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二十八……………(170)

徐大椿和徐燦：父子醫家兼曲家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二十九……………(189)

甘州之役與《天山雪》傳奇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三十……………(198)

十位清代蘇州戲曲家生平考略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三十一……………(201)

關於《明清戲曲家考略》的若干補正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三十二……………(218)

關於《方志著錄元明清曲家傳略》中若干清代曲家的

生平材料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三十三……………(249)

十二位明清戲曲作家的生平材料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三十四……………(277)

十一位明清戲曲作家的生平材料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三十五……………(291)

《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簡評

——兼談清代曲家曲目著錄的若干問題……………(307)

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清代珍本知見錄……………(323)

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清代珍本知見錄三題……………(348)

近代藝術家史料偶拾……………(368)

後記……………(377)

校後記……………(380)

五位清代江蘇戲曲家生平考略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十六

黃 祖 顥

陸萼庭先生在《迎天榜傳奇作者考》一文（載《戲曲研究》第35輯）中，考定了《迎天榜》傳奇的作者是清初太倉人黃祖顥（字瑣傳）。陸文論證縝密、抉發精微，並據《黃瑣傳墓志銘》，考知其卒於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惟推測其生於崇禎元年（1628）前後，則未確。

嘉慶《直隸太倉州志》卷三六《文學》中的黃祖顥小傳，為陸文未及徵引。傳云：

黃祖顥，初名遷，字瑣傳，以長洲籍為廩貢生。幼雋穎，有才名，為文汪洋浩濊，士大夫推之。事親孝，藉束脩以供甘旨。夜有私奔者，力拒之。見道旁患瘍棄兒，養之愈，使去。長洲有富人借其名以避役，祖顥不知也。及歲試，以新例見斥。王掞為翰林時，招之，改今名，入太學，卒年四十。

黃祖顥卒年四十，其生應在崇禎六年（1633）。傳中寫他事親孝，行善力，及為王掞所賞，都可與《迎天榜》傳奇的主旨及陸文的敘述相發明。

除傳奇作品外，黃祖顥又有《詠物三百律》之作。《州志》卷五三著云：

《詠物三百律》，黃祖顥著。尤侗序云：黃子瑣傳近刻《落花詩》百

首及《百聲》、《百幻》詩寓予，竟讀未嘗不每篇稱善也。或病其雕蟲之伎，壯夫不爲。不知士君子當蓬蒿之時，上不能視草廟堂之上，次不能飛檄軍旅之間；仰屋梁以竊嘆，挾鉛槧而何之？於是刻畫風雲、繪綉丘壑，與禽魚草木互相贈答，藉以消磨日月、驅策牢愁，大抵無聊之所爲作也。世有讀黃子之詩者，略其辭、憫其志可矣。

尤侗此序，可謂知者之言。“上不能視草廟堂之上”以下一段，寫盡了黃祖顥那種長期蹭蹬場屋、無以用世，只能藉“雕蟲之伎”來“消磨日月、驅策牢愁”的“無聊”心境。

《州志》卷六〇《雜綴·紀聞》中的一段，陸文未予全引。但其中的某些敘述，實可與《迎天榜》傳奇參讀：

《烏吟集》云：黃祖顥傳少奇穎，數歲能作詩古文辭。弱冠學詩吳梅村祭酒之門，才名噪一時。嘗著《迎天榜》傳奇，述袁了凡、冒嵩少陰德諸事，以示勸誡。王奉常烟客爲命優譜其聲詞，招集名流，揖賓傳居上座，引滿稱觴，人咸以爲佳話。中年後，無子，著《太上感應篇》、《鐸句系》五古、七律各一首，多發聾振聵語。書成，遂得一子。

黃祖顥中年後得子，正是他自以爲行善後所獲的善報。則他之篤信繼續行善，才能獲取功名，便正在情理之中了。著《太上感應篇》、堅拒私奔之女，都是他自身的經歷，也都被他譜入了傳奇之中。

王士禛《漁洋續詩》卷一，有《題黃瑣傳冊》詩一首，可知黃祖顥曾以詩投贈這位文壇祭酒，時在康熙辛亥（1671）；惜天不假年，王士禛因亦不及一施援手了。

清初著名詞人陳維崧（1625—1682），康熙初曾居冒襄水繪園中，晤其家歌姬徐紫雲（字九青），冒割愛以贈。陳攜紫雲入都，京師名流爭欲一聆佳奏；康熙乙卯（1675），紫雲沒，年三十二。陳悲不自勝，有悼詞多首，今存集中。陳又曾爲作《九青圖》（一名《紫雲出浴圖》），題詠其上者達七十餘人之多。陳維崧與

紫雲的這段才子佳人遇合悲歡故事，曾轟動清初文壇。

黃祖顥當時雖僅一失意文人，在《九青圖詠》中却也留下了他的《遙題九青小影二絕句》，署曰“婁水黃遷”。詩云：

新浴攜簫坐夜闌，恍如神女弄珠寒。西園公子親聯榻，又愛圖中仔細看。

買得丹青筆几床，逢人便贈到維揚。乞臨一幅歸遺我，日對蘭心竟室香。

嵇永仁

嵇永仁，無錫人，為清初重要曲家之一。嵇永仁的生平事迹本無須多作考察，蓋不僅他的《抱犢山房集》今存，戲曲作品也有三種存世（雜劇《續離騷》、傳奇《揚州夢》、《雙報應》），而且在錢儀吉的《碑傳集》卷一一九中，收入了他的五篇傳記材料：王龍光《次和淚譜·嵇永仁》、顧棟高《誥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留山嵇公神道碑》、賈兆鳳《義士贈國子助教嵇先生傳》、吳陳琰《殉難三義士合傳》、秦松齡《嵇留山先生墓表》。但是，清人及近人戲曲書錄對嵇永仁生平與戲曲作品的著錄，仍不無疏誤，茲因為作考述如下。

康熙中，嵇永仁應閩督范承謨之聘，入幕下為記室。十三年甲寅（1674）春，耿精忠叛，范、嵇俱被執，羈獄凡三年。丙辰（1676）九月十七日，嵇永仁聞范公被害，“遂自經死，年甫四十。”（吳陳琰文）這與秦松齡所說的“死時年四十”，王龍光所說的“先生年甫強壯”，完全相合。故嵇永仁的生卒年應為 1637—1676。一說其生於 1627 年，實非是。

嵇永仁既生于 1637 年，則甲申那年他僅八歲，瞿式耜就義那年（1650）亦僅十四歲，故其絕不可能“與瞿式耜、張同敞等為

友”，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徐培均、范民聲主編的《中國古典名劇鑑賞辭典》，皆誤信舊說；且著錄其卒於1678年，亦誤。

王龍光的《次和淚譜》，是次嵇永仁的《和淚譜》而作。而嵇永仁的《和淚譜》，則應是繼范承謨的《和淚集》而作（《碑傳集》卷一一九轉錄。並見《抱犢山房集》卷三。可參《曲海總目提要》卷二二《泥神廟》條。范集已佚），寫了王龍光、林可棟、沈上章、侯全四人。後來嵇、王、沈三人皆從范公死，林可棟則擔任了傳述“范公與三義士死狀及畫壁諸詩歌”，並收殮骸骨的任務。故嵇永仁的獄中詩文，及《續離騷》、《雙報應》戲曲二種得以流傳，林氏功莫大焉。

以上所說，主要是嵇永仁死難情狀。本文的重點則在於：一、補錄一篇方志中的小傳，及若干其他材料；二、對嵇永仁的曲目種數稍加辨正。

張增元先生在《方志著錄元明清曲家傳略》一書中，引錄嵇永仁小傳的第二種，云據乾隆《無錫縣志》，實非是。乾隆十八年刻本（《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作十六年，誤。）《無錫縣志》卷三一《忠節》嵇永仁小傳，與《傳略》所錄迥異，且似未見其他學者徵引，茲轉錄如下：

嵇永仁，字匡侯，號留山，由江寧徙居無錫，遂家焉。少饒于吳郡，尚氣節、負經濟才。閩督范承謨聞其賢，延致幕府。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將煽亂，永仁勸承謨早為備，乃條上撥餉、補兵、安插逃弁、屯田等議，並請提精兵駐上游以應變，賊尤銜之。既叛，幽承謨別室，驅永仁至逆邸，脅降，不從；誘以官爵，益忿，誓不從。因錮之獄。永仁氣彌厲，以炭畫壁作詩，與承謨遙唱和。凡在獄踰三年，聞承謨被害，遂自經死。事聞，卹錫歸葬，贈國子監助教。以子曾筠貴，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妻楊氏，苦節六十年，予特旌封一品夫人，並

予建祠，夫婦並祀，御書匾額賜之，異數也。永仁以諸生死國難，楊氏守節撫孤，艱難捩困，無不備歷；而身後顯融炳燦，亦莫與倫比。永仁工詩古文，旁及詞曲，忠義之氣，鬱勃流露，有《抱懷山人集》行世。傳云嵇永仁“少隸于吳郡”，檢《國朝三邑諸生譜》（按指蘇州府的長洲、元和、吳縣）有“順治十四年丁酉，府學，嵇永仁”的記載。丁酉爲1657年，嵇永仁二十一歲。

嵇永仁係“由江寧徙居無錫”，筆者遂在陳作霖的《金陵通傳》卷二七中，也找到了他的小傳：

嵇永仁，字留山，一字匡侯。父廷用，字觀南，明福王時中書舍人。永仁於國初補諸生，爲閩浙總督范承謨記室。耿精忠反，與承謨同被執，不屈死。事聞，贈國子助教。著有《抱懷山房集》。（案留山爲文恭公墳祖，《小倉山房文集》永仁作永德，自江寧徙居無錫。）

這裏提到了嵇永仁的父親廷用，頗可注意。蓋嵇氏“先世居常熟，明福王建藩時，有官中書舍人諱廷用者，公考也，遂遷金陵”（顧棟高《神道碑》）。從里籍及年輩來推測，與瞿式耜（1590—1650）爲友的，很可能是嵇廷用。惟目前尚未找到確據。

嵇永仁不僅又名永德，而且還有其他的名、字。劉巖《大山詩集》中，有《嵇記室死難詩》一首，題下注云：“名永福、字爾遐，無錫人，與府主范承謨俱死耿精忠之難。”詩云：

老溲擅銅鹽，海嶠萃羣孽。臥壑長蛇驕，頽山怪雲結。當其蓄異圖，欲舉患肘掣。不翦封疆臣，焉敢逞逆節。嵇公佐忠貞，死事頗卓絕。職視官守殊，恩較骨肉別。三載甘幽囚，一朝竟首裂。嗟嗟大義淹，皆云生可竊。平時何雍容，危難辭机阻。同事者爲難，同死焉用說。却恨陳孔璋，坐視本初滅。所以志士心，避世寧孑孑。不以身許人，一許義便決。不見閩海濱，強藩曾喋血。書記昔翩翩，廟祀今爲烈。

劉巖（1656—1716），江浦人，康熙癸未（1703）進士。此詩以時人記時事，尤可珍貴。劉巖本人後亦因卷入著名的《南山集》案，幾

被誅。

嵇永仁死難時，其妻楊氏僅二十七歲，有子二，長曾筠七歲、次右丹四歲（後早夭）。曾筠後舉康熙丙戌（1706）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有子八，其中三子璜（1711—1794），舉雍正八年（1730）進士，官至太子太保、文淵殿大學士，任《四庫全書》總裁。楊氏因子曾筠（1670—1738）貴，累獲封贈，享壽八十四（1650—1733）。《碑傳集》卷一四七收入了一篇《封一品太夫人嵇母楊太夫人墓志銘》，可參讀。

清代各家戲曲書錄，自《曲海總目提要》直至《今樂考證》、《曲錄》，對嵇永仁曲目的著錄，都不完整。近人莊一拂先生的《古典戲曲存目彙考》著錄了五種，亦有疏誤。其實最早、最翔實可靠的記載，還是嵇永仁的難友王龍光在《次和淚譜》中所說的：

又好爲填詞，工北曲，其《遊戲三昧》一種，詞壇豔稱之。若《珊瑚鞭》、《布袋禪》，自以爲少年筆墨，不稱意，惟《揚州夢》，頗自謂“略窺臨川堂奧”。櫟園周先生擊節其妙云：“與王漢恭之《想當然》並傳。”爲序以弁之。……（在獄中）又填《雙報應》詞三十齣，……又爲《續離騷》四種，皆寄友人收藏之。其囑友人詩曰：“此身若遂沉淪死，留與寒家子弟看。”可喻其意矣。

這裏一共提到了六種。《碑傳集》卷一一九其他各文所述，未有逾出此數者。這應當是嵇永仁劇作的全部。其中《遊戲三昧》肯定是雜劇；而《珊瑚鞭》、《布袋禪》二種，從王氏敘述的口吻看，似皆爲傳奇。清代作《珊瑚鞭》傳奇的，尚有徐石麒、胡業宏，二劇皆存，惟嵇氏所作，不知是否同一題材；至於《布袋禪》，或許後來他本人在獄中所作的《續離騷》之三《癡和尚街頭笑布袋》，就是該劇的濃縮吧。

《次和淚譜》的另一貢獻，是順筆提及了《想當然》傳奇，以爲其作者是王漢恭。（名光魯，明末清初人，周亮工〔櫟園〕的門

生。《想當然》的作者一作盧梈，恐非是。筆者已另文考述之。）此一說法與周亮工同，以時人記時事，應屬可信。

《百苦吟》並非戲曲作品，乃詩。《古典戲曲存目彙考》誤著。《彙考》之誤，係由《曲海總目提要》卷二二《扯淡歌》條的下述記載而來：“永仁在獄中，所著有《百苦吟》、《續離騷》等樂府四種。”

按《百苦吟》不但已收入《抱犢山房集》，列為卷二；而且在吳陳琰的《殉難三義士合傳》中，是這樣說的：“因作《百苦吟》、《續離騷》樂府。守者防閑至密，紙筆禁弗通。君燒炭畫於壁，夜燃火照壁上，字淋漓飛動，朗吟數過；復自歌其樂府，擊節歎歎，如猿啼、如鶴唳，不自知聲淚之俱下也。”

《曲海總目提要》所據，或即此傳，但加了一“等”字，便易滋誤會。事實是，《續離騷》雜劇本身，是由短劇四折構成的。《曲海總目提要》的書法，更容易給人以另二種劇名已佚的錯誤印象。

關於《百苦吟》，顧棟高《神道碑》中這樣追憶：“公氣愈厲，畫炭於壁，作詩與忠貞公倡酬，著《百苦吟》、《和淚譜》及填詞數種。”秦松齡《墓表》一文在“死時年四十”以下，亦云“其著述多散佚，有絕句百首、樂府若干卷傳于世，蓋在獄時作”。“絕句百首”，即《百苦吟》，它與“樂府若干卷”之間的區別，判然分明。

因此筆者認為：嵇永仁一生共作雜劇二種、傳奇四種；今存雜劇一種、傳奇二種。今存三種之中，有二種是在獄中寫成的。

董 達 章

姚燮《今樂考證》著錄了董定園的《琵琶俠》、《花月屏》傳奇二種。按董定園名達章，《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卷五有其

小傳：

董達章，字超然，號定園，武進人。少不慧，二十餘，文忽奇突，學詩半年，舊入杜韓之室，務爲嶮刻沈壯，晚乃歸於宋人，以瀏澆淒泊爲工，嗜嗚叱咤，悲憤雄厲之氣，時見於言。客京師，紀曉嵐、程魚門甚重之。

然而這篇小傳過於簡略，紀昀（曉嵐）、程晉芳（魚門）二人今存的詩文集中，也找不到有關董達章的作品。最詳細的傳記材料，則是包世臣撰寫的《董定園墓銘》，載《安吳四種》卷一六（《藝舟雙楫》附錄卷三）。這篇《墓銘》是包世臣應達章之子士錫（字晉卿）之請而作的，文云：

先生性豪宕，喜急友朋之難，涉困躓而不悔。遇人輒傾吐無餘，唯不能賴薈蔚朝濟之氣，論者疑其有偏心。是則耿介之姿，迫於所遭而然也。先生最嗜詩，爲《半野堂集》數千首。又工制舉業，既十試被放，乃遍走燕齊晉豫楚粵，又落拓無所合。而嗜昔攜手之儔既高舉，率鮮能爲終始，於是先生亦垂五十矣，乃却掃奉母氏以終於家。先生左目微眇，晚作《琵琶俠》傳奇，託茂秦以寄意。先生之詩，雖大要治聲色格律，然抒寫情性多自得，既與茂秦殊科矣。然渝盟有太倉、歷城，而曳裾無趙王，至假於俳優、求知己於舞衫歌扇之中，斯其志亦可傷也。先生初以國子生赴都下，母夫人命之曰：“兒此去，毋問業於錢坫，而出王昶之門。”先生既才名藉甚，二公爭識面，先生竟謝絕之。先生諱達章，字超然，晚以字行，更號定園，姓董氏，武進人。其先本趙氏，五世祖爲後於姑之夫，遂冒董姓。一傳爲漢中知府遂昇，前任大同丞，有惠政，民至今祠之。父開泰，昌化知縣，母錢氏。娶張氏，前編修張惠言、今館陶知縣琦之女兒也。編修昆弟並有文行，晉卿之學所自出。先生卒於嘉慶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年六十一歲。子一，即晉卿，名士錫，嘉慶癸酉順天副貢士。孫二，毅，縣學生；殷，爲先生弟達源後。女孫三，皆幼。

據銘，可知：（一）董達章曾有《半野草堂詩集》。這與《琵琶俠》傳奇今存嘉慶壬申（1812）半野草堂刊本，正相吻合。（二）董達章